

量词与数词、名词的扭结

李宇明

邢福义先生(1993)指出,在现代汉语数量词系统中存在两种“数量扭结”现象:一、数量合一,如“俩”、“仨”;二、数量混沌,如“半”、“双”,有时似数似量,词性处于混沌状态。本文受邢福义先生的启发,讨论量词与数词、名词之间的各种“扭结”现象。

一、量词与数词的扭结现象

量词是一种计量单位,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帮助数词计数或排序。作为语法单位,量词和数词的单独活动能力都相当有限^①,它们常常结合为数量结构来共同发挥语义功能和句法功能。由于二者常相伴随,就必然会“邻近感染”,出现一些扭结。量词与数词之间的扭结,除了邢福义先生指出的“数量合一”^②和“数量混沌”之外,还有三种现象:一、数转量词;二、数词含量;三、量词含数。

(一) 数转量词

数转量词的现象较简单,主要用于数数。数数时,可以一个一个地数,也可以一组一组地数。例如:

(1) 一五、二五、三五、四五,总共二十个。^③

这是以五或五个为一组进行数数。这时的“五”表示组内成员的个数,是计量单位,符合量词的语义性质,已临时转用为量词,起码可以作“准量词”看待。请比较:

(2) 一打、两打、三打,总共三十六支铅笔。

“五”与量词“打”的用法非常相似,不同处是“×打”后还可以出现名词。例如:

(3) 后来他曾经拐弯抹角地找过起码一打教授和副教授,打探各种专业的底细。

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例(1)中的“五”主要用于数数,差异是语用功能造成的。

从理论上说,除“零”和“一”以外的任何正整数都可以有例(1)的用法,但实际上常用的只有“三、五”两个系数词和“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、兆”等一般所谓的位数词。作为量词用的表示位数的词,其后不能再出现数词。例如:

(4) 一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,嗨,竟有四十粒!

(5) 三十二。

例(5)中的“十”不是量词,因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,不允许量词后面再出现数词。

量词一般都要同数词组合,由表示系数和表示位数的词转化而来的量词也不例外。能同

^① 杨德峰(1996)说:“量词本身是不能充当任何句子成分的。”这一说法太绝对,如“有个人”、“斤斤计较”中的量词都充当一定的句子成分。

^② 在一些方言中,可能还有其他数量合音词,如河南泌阳话,“一个”可说成阳平的[yo]。此外,在一些方言中,“四个、五个、……”中的量词“个”的声母,会发生脱落现象或其他的读音弱化现象。

^③ 汉语数目的表示法有完全式和简单式之分,25、35既可以说成完全式“二十五、三十五”,也可以简说为“二五、三五”。简单式“二五、三五”中的“二、三”相当于20、30,它们与“五”的关系是相加关系,“二五”等于25,“三五”等于35。而以“五”为组进行数数的“二五、三五”,“二、三”不等于20、30,它们与“五”的关系是相乘关系,“二五”等于10,“三五”等于15。因此,二者是内涵不同的“同形形式”。

它们组合的数词，从理论上说应是除“零”以外的任何正整数，但一般只用从“一”到“九”九个数。“万、亿、兆”作量词用时有特殊，其前的数词一般可以从“一”到“一万”。这样以来，像“二十万、三百万”之类的说法就有两种可能：

- a) 以“万”为计量单位；
- b) 以“十万、百万”为计量单位。

当以“万”为计量单位时，可以有“二十三万、三百四十万”之类的说法；当以“十万、百万”为计量单位时，“十、百”和“万”之间不能再出现数词。

以一定的数量作为量词，是有成例的，除上面提到的“打”（十二）之外，还有“倍”（跟原数相等的数）、“成”（十分之一）、“半”（二分之一）等。如果前面所说的数词转为量词时改换一个的词形，其量词身份便更容易确定或认同。

（二）数词含量

依照现代汉语的通则，数词不能直接与名词组合。当数词与名词直接组合时，便出现“数词含量”的现象。在科技文献，特别是数学文献中，这种现象十分常见，是袭用古代汉语的句法。例如：

（6）本例介绍了用比例线段证线段相等的又一方法，当要证的两相等线段在一直线上时，可根据条件证其中一条线段与两条线段之和的比为 1:2。

“又一方法”、“两相等线段”、“一直线”中的数词后可以补出量词“种”、“条”。

杜永道（1993）曾指出北京口语中的“一十名”现象。例如：

- （7）马路上来了一拖拉机。
- （8）胡同口有一矮树。
- （9）师傅，你给我来一油饼，一炸糕，一火烧。

在一般的现代汉语用例中也有数词含量的现象。邢福义先生（1997, P191）曾指出：“数词表示大数目，后边常常不用量词。”例如：

（10）六亿妇女撑着半边天。

（三）量词含数

量词含数，是指量词包含有数的意义或蕴含着一个可补出的数词。量词含数比数词含量更为常见的现象，这些现象可以细分为四类：a) 量词本身含有数意义；b) 量词重叠；c) 概量；d) 量词前省略数词。

1. 量词本身含有数意义

许多量词本身就含有数的意义。除了“成、打、倍、对、双、半”^①等有明显的数意义之外，系列量词、复合量词以及一些群体量词，都含有某种数意义。

系列量词可根据单位的大小排成等级系列，上级单位包含下级单位。例如：

- （11）长度 毫<厘<分<寸<尺<丈<里
- （12）面积 厘<分<亩<顷
- （13）重量 毫克<克<公斤<吨
- （14）货币 毫<厘<分<角（毛）<元（块）
- （15）时段 秒<分<小时<日（天）<月<年
- （16）编制 班<排<连<营<团<旅<师<军
组<班<年级<系<院
- （17）其他 款<条<节<章<编

系列量词都含有一定的数意义。表示度量衡、货币、时段等单位的系列量词，同一系列之间具有特定的换算关系，如表示重量的系列量词，1吨=1000公斤，1公斤=1000克，1

^① 这类量词可以称为“数量量词”。关于“半、双”的情况可参见邢福义（1993）。

克=1000 毫克。表示编制等单位的量词, 同一系列之间不具有换算关系或特定的换算关系, 但是上一级量词所表示的单位, 包含若干个下一级量词所表示的单位, 如一院包含若干个系, 一系包含若干个年级, 一个年级包含若干个班, 一个班包含若干个组。

复合量词是一种新兴的量词, 主要用于计算或统计。马庆株(1990)根据复合量词内部的运算关系把复合量词分为三类:

- a) 相乘关系, 如“架次、台时、人海里、吨公里”等;
- b) 相除关系, 如“千米小时、米每秒(米/秒)”等;
- c) 乘方开方关系, 如“平方公里、立方米”等^①。

乘、除等显然具有数意义。有些复合量词中甚至包含有数词, 如“千米小时”, 其数意义更为明显。

一些群体量词, 如“群、帮、伙、批”等, 也包含着数意义。若干只羊才能称“一群羊”, 若干个人方可称“一帮人”。

2. 量词重叠

量词重叠都包含着数意义。量词有单音节和多音节之分, 只有单音节量词才可能重叠。量词重叠一般含有“每一、所有”的意义。例如:

(18) 个个都是英雄汉。

(19) 条条大路通罗马。

在这类重叠式中, 第一个量词可以换成“每”或“每一”, 谓词前带有或可加上范围副词“都”。量词重叠式可以充当主语(包括小主语)、定语, 由动量词构成的重叠式还可以充当状语, 例如:

(20) 谁能次次都拿冠军?

(21) 一群孩子天天在窗外吵闹。

有些量词重叠式还可以加合起来使用。例如:

(22) 家家户户都动员起来了。

(23) 人生短暂, 分分秒秒都要珍惜。

重叠式加合体也含有“每一、所有”的意义, 其中的两个量词, 或近义(如“家家户户”), 或是系列量词中的相邻量词(如“分分秒秒”)。这种用法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熟语性。

在某些情况下, 量词重叠也可表示“多量”, 例如:

(24) 天上飘着朵朵白云。

(25) 阵阵凉风袭人。

(26) 落叶片片飞来, 报告着秋的消息。

(27) 锣鼓声声, 歌声阵阵。

这些现象多用于书面语, 带有文学意味。表“多量”的重叠式主要充当定语, 有时也可以充当其他句法成分(如后两例)。重叠式中的第一个量词不能换成“每”和“每一”, 谓词也不能带范围副词“都”。但重叠式前一般可加“一”^②, 请比较:

(24') 天上飘着一朵朵白云。

(25') 一阵阵凉风袭人。

(26') 落叶一片片飞来, 报告着秋的消息。

(27') 锣鼓一声声, 歌声一阵阵。

3. 概量

^① C类是否可作复合量词看, 还值得讨论。

^② 表多量的重叠式与“一量量”(甚至与“一量一量”、“一量又一量”)的同异及其关系, 详见李宇明(1998)的论述。

单音节量词后带“把”（或“把儿”、“把子”、“把来”）表大概的量^①，简称“概量”。
例如：

(28) 斤把重 尺把长 寸把厚 丈把高 米把深 里把远 搂把粗

(29) 个把月 亩把地 里把路 块把钱 斤把菜 根把烟 刻把钟

“量词+把/把儿/把子/把来”可称为“概量结构”，“把/把儿/把子/把来”是概量结构的后附成分。概量结构的数量意义是“一量左右”，如“斤把”是“一斤左右”，“亩把”是“一亩左右”；概量结构中的量词前虽然加不上“一”，但明显地含有“一”的意义。

概量结构可以同形容词、名词组合成更大的句法单位。例(28)中的概量结构是同形容词组合，从句法成分的角度看，概量结构是其后形容词的状语。这类结构中的量词，多为表示重量和长度的单位，且以市制单位为常。有些可借用来表示长度的词语，也可以使用，例如“搂把粗”、“人把高”中的“搂”和“人”。概量结构所修饰的形容词主要有“重、长、高、深、远、粗、厚”等，它们属于无标记形容词，表示量的性质或维度。与之相应的负向形容词，如“轻、短、低、浅、近、细、薄”等有标记形容词，不能受概量结构的修饰。

在例(29)中，概量结构是同名词组合，概量结构是名词的定语。量词的范围比例(28)宽，除了表示重量和长度单位的量词外，表示时间、货币、容量等单位的量词也可使用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名词是量词的直接计量对象。如“亩”是地积单位，“亩把”修饰“地”；“里”是路程单位，“里把”修饰“路”；“块”是货币单位，“块把”修饰“钱”。但也可以见到一些例外现象，例如：

(30) 亩把麦

“麦”不是“亩”的直接计量对象。这种例外可以用省略来解释，即可以把“亩把麦”看作“亩把地的麦”的省略。

概量结构带有估量性。在句中概量结构可以纯表估量，例如：

(31) 这条鱼大约有斤把来重。

(32) 可能需要亩把地。

但在多数情况下句子还附有对量的评价，一般是往“量小、量少”处评价，例如：

(33) 不就是亩把子地嘛，没什么可计较的。

(34) 只有个把几月了，没多少时间了。

(35) 块把来钱，小意思。

有时也可往“量大、量多”处评价。如：

(36) 还有个把月呢，来得及，别着急。

概量结构是纯表估量还是附有对量的评价，是往量小、量少处评价还是往量大、量多处评价，可以通过“大约、不就是、只、还有……呢”等词语和上下文的文意以及语气来把握，而且，概量结构的后附成分的使用也表现出倾向性。“把、把来、把子”具有通用性，三种情况都可以用，而“把儿”一般只用于对量往“小、少”处的评价。此外，概量结构也可以不带形容词、名词，单独充当句法成分，例如：

(37) 钓了条鱼，有斤把子。

(38) 货看好了，一数钱，就差块把儿，好说呆说，营业员楞是不发货，真是！

这时，后附成分只能是“把儿、把子”。

4. 量词前省略数词

^① “把”也可用在位数词“百、千、万”之后表概数，如：“百把个人”、“千把亩地”、“万把块钱”等。与“把”近义的还有“来”，“来”主要有两种用法：a) 用在“十、百、千”和量词之间，如“十来岁”、“百来斤”等。“十、百、千”前还可以出现系数词，如“三十来岁”、“一百来斤”，但“十来×”前不能用“一”。而且，“来”不能紧接系数词出现，“三来岁”、“三十五来岁”都是不合格的。b) 用在数量结构与名词、形容词之间，如“三斤来重”、“二里来地”。这种用法的数词限于“十”以内的，若数词超过“十”，就必须采用a)种方式表达。“来”的这两种用法与“把”都有差异。

在一定条件下, 量词前的“一”可以省略。数词“一”就包含在量词中, 这也是一种量词含数的情况。例如:

(39) “你烦我了是吗?” 沉默了会儿, 我说, “腻了?”

(40) 我听出来是谁, 沉默了一会儿, 还是问那句话: “有事吗?”

请比较“沉默了会儿”和“沉默了一会儿”。

杨德峰(1996)讨论过量词前“一”的省略问题, 指出了五种可以省略的情况, 其中前四种与本文有关。这四种情况是:

A、“一+量”作宾语的定语时。省略的条件是: a) 谓语动词为单音节, 且不带“着”或“过”; 谓语动词为双音节, 或为“动+着/趋”, 量词为“个、点”等常用量词时。b) 量词(货币单位、时间单位、度量衡单位量词除外)为单音节。c) 宾语只有一项。d) 全句没有突出或强调数量的意思。

B、“一+量”作动量补语或时量补语(量词限于专用量词), 而且“动(只限于单音节)+补”后边带着宾语, 全句没有突出或强调数量的意思。

C、“一点儿、一些”作程度补语。

D、“一+量+(名)”前有修饰成分, 像“这、那、哪、每”等。

这些观察总体上看还是比较仔细的, 只有个别细节需要补正。

二、量词与名词的扭结现象

量词与名词的扭结可以概括为四种: 一、名词用为量词; 二、量词用如名词; 三、量词代替名词; 四、量名混沌。先讨论量词与名词的这些扭结现象, 然后附论量词和名词所共有的一些语法性质。

(一) 名词用为量词

名词用为量词有两种情况:

第一, 构成复合量词的一个要素。进入复合量词最多的名词是“人”, 例如:

(41) 人次 人起 人公里

偶尔也可以见到“客、站、车、船”等其他名词, 例如:

(42) 客公里 站次 车次 船次

第二, 名词借用为量词。在一般情况下, 具有工具等意义的名词常借用为动量词; 具有负载、包裹、容纳等意义的名词可以借为名量词。例如:

(43) 踢一脚 打一掌 打三枪 砍两刀

(44) 一池春水 两瓶白酒 三筐萝卜 四车水泥 五箱苹果 六盒茶叶 七桶温水

“脚、掌、枪、刀”是“踢、打、砍”的工具。“池、瓶、筐、车、箱、盒、桶”等都是具有附着、载带、包裹、容纳等意义的名词, 当这些名词被借用为量词以后, 数量结构所修饰的名词, 如“春水、白酒、萝卜、水泥、苹果、茶叶、温水”等, 是被附着、被载带、被包裹、被容纳的事物。有些名词被借用为量词以后, 数词倾向于用“一”^①。例如:

(45) 一脸疙瘩 一身泥土 一腔热血 一肚子坏水

在一些特殊格式中, 其他名词也可以为量词, 例如:

(46) 挨一刀 凑一手

(47) 一竿子高 一人多深

例中的“刀、手”是名词用为动量词, “竿子、人”是名词用为名量词。

^① 数词“一”有时可以改说成“满”, “一”改成“满”的条件和改说后意义的变化值得专门研究。

（二）量词用如名词

量词用如名词的现象主要有二：

第一，复合量词用如名词。日常生活中常可听到“10个平米”、“3个立方”的说法。“个”的出现使量词具有了名词的特点。张万起（1991）的用例有“两个人次、98个班次、216个站次”，而且该文还发现了复合量词带修饰语的例子：

（48）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的观众人次为135亿左右。

（49）在较大的战役中，其日出动率常常大得惊人，多时竟达日出动700多战斗架次……

“人次、架次”分别受“观众、战斗”的修饰。一般情况下量词是不能带这样的修饰语的。

第二，在讨论事物的计量单位或商品的交易方式时，量词可以单独作宾语。其基本句法格式有四：

甲、“X用…计算/计量”；

乙、“X的（计量）单位/名数是…”；

丙、“…是X的单位”；

丁、“N论…”。

这四种格式都可以用来讲述事物的计量单位，属于语言知识、数学知识或日常知识的讨论范畴。例如：

（50）光的速度用光年计算。

（51）地积的计算单位是厘、分、亩、顷等。

（52）车公里是运输量的单位。

（53）葡萄论串，书论本，杯子论只。

格式丁也可以用来讨论交易方式，如：

（54）苹果可以论斤卖，也可以论个卖。

在一些熟语性的表达中，量词也可以作主语或宾语等。例如：

（55）分秒必争 分文不取 铢两悉称 铢积寸累 斤斤计较 争分夺秒

（56）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

（57）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以上两类现象中的量词，应该看作已转化成了名词，还是仍然为量词，需要从词类系统的整体着眼，仅以此作判断，可能得出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结论。因此，本文把量词与名词的这类扭结现象称为“量词用如名词”，而不说“量词用为名词”或“量词活用为名词”。

（三）量词代替名词

量词代替名词主要是数量结构和指量结构之后不出现名词的情况。例如：

（58）他就是喜欢批评人，今天批评这个，明天批评那个。

（59）秦桧跪在岳王墓前，游客你吐一口，我啐一口，没人罚你款。

（60）一排排，一栋栋，这些年学校还真是新建了不少楼房。

“这个、那个”是指量结构，“一口”是数量结构，“一排排、一栋栋”是数量结构的重叠形式。在上面例子中，“这个、那个”所修饰的名词“人”在上文中已出现，“一排排、一栋栋”所修饰的名词“楼房”在下文中出现，例（59）中“一口”所修饰的名词没有在文面中出现，因为语境已经隐含了游客朝秦桧塑像上吐的、啐的是什么。有些隐含现象甚至可以脱离语境。例如：

（61）仅用了一年（时间）

（62）赚了50块（钱）

此二例中的“时间、钱”都可以不出现，不需要借助语境，量词就可标明其隐含的是什么名词。

对以上这些现象,也许有人会分析为指量结构或数量结构因省略或隐含代替了名词,而不是量词代替名词。即便如此,由于数量结构和指量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量词,因此,仍然可以视为量词代替名词的现象。除一般量词外,有些复合量词也可以代替名词,特别是含有名词的复合量词,如“人次、车次、船次”等,其后以不带名词为常。这种现象张万起(1991)已有较多论述,此处不需赘述。

(三) 量名混沌

有些词语是量词还是名词,处于混沌状态。汉语“数+X+动”结构中一些X的词性就处于混沌状态。例如:

(63a) 紫娥不慌不忙割了根青藤,一脚踩着—端,用手将它扭熟。

(63b) 恩老爷子晃了几晃,一脚踢开恩少岩。

(63c) 辛楣桌下踢鸿渐一脚……

(64a) 星星一手抓住了小汽车,一手抓住了钢笔。

(64b) 那红色人影一手抄住汪清亮的后腰,低声喝道:“还不快走!”

(64c) “我真的不想玩。”于观说,“你们要人不齐,我可以凑—手,人多就算了。”

(c)中的“脚、手”一般都认为是借用量词,但其他例中“脚、手”的身份较为混沌。当然(a)(b)中的“脚、手”还是有差异的。(a)中的“—脚”、“—手”中间可以加量词“只”,不能用“—下”替换,“脚、手”似乎更像名词。而(b)中的“—脚”、“—手”中间不能加量词“只”,且可以用“—下”替换,“脚、手”更像量词,但其量词的属性没有(c)中的“脚、手”典型。再如:

(65) 五小时~五个小时 三星期~三个星期

“小时、星期”是名词还是量词,也不易确定。

(五) 量词与名词共有一些语法性质

量词与名词共同具有—些语法性质,这些共同的语法性质带来了量词和名词划界的一些麻烦,增加了量词与名词之间的混沌性。量词和名词共有的语法性质可以从重叠、同序数组组合和受形容词修饰三个方面来看。

1. 重叠

量词和名词都可以重叠。前面指出,量词重叠可以表达“每一、所有”和“多量”,名词重叠只表达“每一、所有”的数量意义,但不能表达“多量”。例如:

(66) 人人都是神枪手。

(67) 校校都有自己的校风、校歌和校服。

(68) 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村村寨寨。

名词重叠也要求是单音节的,因此,双音节名词要简缩为单音节,如例(67)“学校”就简缩为“校”。名词重叠式也可以加合起来,如“村村寨寨”,虽然这种用法并不多见。

2. 同序数组组合

量词和名词都可以进入“第+数+X”框架中。“第+数”是最—般的序数表示法。例如:

(69) 第一辆 第三棵 第五天 第七次 第九场

(70) 第二车厢 第三小学 第四兵团 第五大队 第六车间

例(69)中的X是量词,X前不能再加量词;“第”不能去掉,去掉“第”数词就不能表示序数。“—辆、三棵、五天、七次、九场”中的数词都不表序数。例(70)中的X是名词,有的X前可加量词,如“第二号车厢、第三所小学”;有的可去掉“第”,去掉“第”数词仍表序数,如“二车厢、三小”^①、四兵团、五大队、六车间”。因此,“数+X”是歧义结构。

^① “三小学”要说成“三小”是节律问题,不是语法问题。

3. 受形容词修饰

名词可以受形容词修饰，一些量词也可以受形容词修饰。陆俭明先生（1988）指出，在630个常用量词（包括借用量词）中有129个可受形容词修饰，占20%。可修饰量词的形容词有“大、小、厚、薄、长、满、整”七个。不同的量词接受形容词修饰的能力是不相同的：一些可受形容词修饰的动量词只能受“大”修饰，如“下了三大场雨”；一些可受形容词修饰的时量词只能受“整”修饰，如“走了三整天”；其他量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。有时形容词还可以连用，例如：

(71) 一大厚本书 一大长串糖葫芦 一小薄片面包

受形容词修饰的量词，多数只同数词“一”组合。

三、结语

本文涉及的量词与数词之间的扭结现象，有数量合一、数量混沌、数转量词、数词含量、量词含数等五种；涉及的量词与名词之间的扭结现象，有名词用为量词、量词用如名词、量词代替名词、量名混沌等四种。

观察这九种现象，会发现产生词类扭结的原因主要是：

第一，在现有的词类框架中，存在着词类成员的交叉现象。这种交叉有的是词本身就分属不同的类别（兼类），有的是词的活用带来的交叉，有的是词的借用带来的交叉。而此三者之间的界线有时并不清楚，活用、借用与兼用之间也有不少瓜葛，从而可能产生词类扭结现象。

第二，不同词类的用法之间有交叉，如前面讨论的量词与名词共有的一些语法性质。

第三，因省略、蕴含等使用上的原因带来词类扭结。

第四，有些词的词性比较模糊。例如“某”的词性就很难从语法上确定：

(72) 某人 某个人 李某 李某人 某某 某某某 某某人

“某”可以作定语来修饰中心语，可以作中心语而被修饰；可以重叠，重叠后还可以作定语或中心语。词性模糊的词，有些是客观存在的，有些则是研究不够，对它缺乏必要的语法认识。

词类扭结是普遍存在的现象，词的用法也是千变万化的，试图用几个词类就把各种词的用法包容无遗，是不现实的。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：一个词类之中还是若干词类之间，都既有离散性又有连续性；从词类的角度看词，不同的词，其词性也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。因此，只用离散性的思维来处理词类问题，包括词的归类问题，势必会有较大的武断性。

当前，应当用离散与连续相结合的思维方式，花一定气力研究词类扭结现象，仔细描写那些词性不明晰、不典型的词语的语法特点，重新审视词类兼用、词类活用、词类借用、成分省略等现象，从而进一步完善词类系统，妥善解决词类研究中的一些棘手问题。

参考文献

- 程 荣 1996 量词及其再分类，胡明扬主编《词类问题考察》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。
- 杜永道 1993 北京话中的“一十名”，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。
- 李宇明 1998a 论数量词语的复叠，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（总第34期）。
- 李宇明 1998b “一量VP”的语法、语义特点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将发表。
- 陆俭明 1988 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，《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》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。
- 马庆株 1990 数词、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，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邢福义 1993 现代汉语数量词系统中的“半”和“双”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4期。

李宇明. . 语法研究录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2: 61-78.

原载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, 2000 (3): 50-58.

邢福义 1997 《汉语语法学》,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
杨德峰 1996 量词前数词“一”的隐现问题, 《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》,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。

张万起 1991 试论现代汉语复合量词, 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